

蔣渭水「大眾葬」之觀察

駱嘉惠ⁱ

摘要

蔣渭水是台灣非武裝抗日時期的重要人物，過逝時高達五千人參與其喪禮，造成台北第一次空前大眾葬。

蔣渭水的喪禮幾乎動員了當時全台的無產階級團體，從中可看出其思想的轉變。

「大眾」之名，引發無產階級和資產階級的爭論，名稱之爭亦可看出當時政治社會運動之間的矛盾。

喪禮進行中，日本警方嚴密的監控、干預，呈現統治者和被統治者之間的關係。

蔣渭水位於非武裝抗日時期的重要位置，適值世界潮流變化快速，左派團體連結外援欲大力開展，而他卻英年早逝。

從蔣渭水大眾葬，可以觀察到台灣當時的政治社會現象。

關鍵字：蔣渭水、大眾葬、無產階級

ⁱ 國立台北教育大學台灣文化研究所碩士。

Observation on Mr. Chiang Wei-shui's Public Funeral on 23th August 1931

Lo, Chia-hui

Abstract

Mr. Chiang Wei-shui was an important figure in Taiwan during the nonviolent resistance against Japan. When Chiang passed away in August 1931, up to five thousand people participated in his funeral, making an unprecedented “public funeral” for the very first time in Taipei. From Mr. Chiang’s public funeral, we can observe the political and social phenomena in Taiwan at that time. First, the funeral mobilized most Taiwanese proletarian groups, but the term *tāi-chiòng* (“public”) triggered a debate between the proletariat and the bourgeoisie. This debate reflected the friction within the political and social movement itself. During the funeral service, Japanese police officers’ presence and censorship clearly portrayed the inequality between the colonial power and the colonized people. Mr. Chiang Wei-shui’s public funeral was an important event in the Taiwan colonial resistance movement. Moreover, it was the time that leftist groups across nations eagerly sought international allies to encourage local revolution, it was unfortunate that Mr. Chiang Wei-shui died too young.

Keyword: Chiang Wei-shui, public funeral, proletariat

台灣非武裝抗日時期，蔣渭水是一位重要人物，1921年組織台灣文化協會，1927年更組織台灣民眾黨，1931年台灣民眾黨被迫解散，同年8月5日蔣渭水逝世。蔣渭水全心全力投入政治社會政治運動，應只有1920到1931年這十幾年間，而其過逝時卻有高達5千人參與，造成台北第一次空前大眾葬。本文欲以蔣渭水的喪禮，試圖了解社會大眾對蔣渭水的態度，台灣被統治者和統治者之間的關係、各政治社會團體的衝突，並藉由喪禮的群眾動員，來了解無產階級團體的活動和組織，呈現某一面向的台灣社會。

一、生平與逝世

蔣渭水生於1891年的宜蘭，醫學校畢業後，在台北大稻埕開設「大安醫院」。1923年發生「治警事件」，蔣渭水被處以4個月的徒刑，出獄後「文協」舉辦更直接與大眾在一起的文化演講，演講隊在全島各地舉行巡迴演講。由於演講次數與聽眾人數的增多，文化演講吸引更多成員擴大了政治社會運動的基礎。蔣渭水參與台灣文化協會的成立、推動與聯絡各項業務，使得蔣渭水在台灣文化協會中成為舉足輕重的角色。

此外蔣渭水也成為民報的祿母，由接手的3500冊，僅僅一年多將發行冊數突破一萬冊，從半月刊改為旬刊，旬刊再改為週刊，得到意想外的大發展¹，1925年8月26日推出「發行一萬部創立五週年紀念號」。民報因發行量大增，擴大了對大眾的影響力。

1923年7月，蔣渭水與連溫卿、謝文達、石煥長、蔡式穀等5人共同發起「社會問題研究社」。同年7月31日，蔣渭水、連溫卿、王敏川、翁澤生等人組成「台北青年會」，但這個組織遭到日本政府禁止。「台北青年會」被禁之後，該會又改名為「台北青年體育會」，繼之「台北青年讀書會」，研讀社會主義方面的書籍²。蔣渭水與左派青年接觸、思想上漸漸接受社會主義的想法。

¹ 蔣渭水，〈五個年中的我〉《臺灣民報》第六十七號（1925.8.26）。

² 《台灣總督府台灣警察沿革誌》，頁88-189。

1927年7月10日正式成立「台灣歷史上第一個政黨」——台灣民眾黨。蔣渭水為指導原理主要擬定者，自民眾黨籌創至民眾黨告終之日，蔣渭水不只是民眾黨的催生者，亦是主要領導者，更是思想理論的建立者。這種關係使得民眾黨與蔣渭水之間的關係密不可分，因此民眾黨時期，是蔣渭水一生最光輝的時期。

台灣民眾黨於1931年2月18日遭受禁止處分，同年8月5日，蔣渭水病逝台北醫院。蔣氏在民眾黨被解散後不久即逝世，可說是死於生命最高潮的時刻³。蔣渭水逝世時兩袖清風，沒有留下任何財產，反而留下債務⁴，連家裡僅有的一支電話，也被拿去抵債，大安醫院遭到頂讓的命運，文化書局也結束營業。

民眾黨被解散後，雖然蔣渭水在精神上鬱鬱寡歡，但不久竟因病致死，實出乎當時一般人及親友同志的預料⁵。黃師樵回憶「自蔣君罹病的消息傳出後，島都諸友人和社會運動同志，皆異常不安，每日前往慰問者，絡繹不絕」。同志雖分班看守，但因關心蔣氏病情，值班之後，仍然在醫院附近徘徊不忍離去，以致常有徹夜未眠之事⁶。

因醫生診斷蔣渭水的病為感冒，起初並未受特別注意，後病情已呈險惡，各地同志如台中楊肇嘉、台南蔡培火、盧丙丁，都前後北上齊集台北醫院照顧蔣渭水。但仍藥石無效，於1931年8月5日上午7時30分病逝，享年僅42歲，台灣人聞訃莫不為之痛惜無已⁷。

蔣渭水住院期間，警務局的便服特務常出入醫院探詢病情，加以入院一個禮拜後才被診斷為傷寒症，傷寒症在當時的死亡率又僅一、二成，而蔣渭水竟致死，不免讓人有所聯想，認為是遭日本當局毒手，主治醫師余祖賜也因此被關心蔣渭水病情的民眾圍住去向⁸。由此可知蔣渭水的去世，對多數的民眾而言是一個不能接受的事實。

³ 參見黃煌雄，《蔣渭水傳——臺灣的孫中山》，（台北市：時報文化，2006），頁188。

⁴ 《重現台灣史第94冊——蔣渭水》，（台北：少年台灣雜誌社：2005.3），頁13。

⁵ 陳其昌〈對蔣氏長逝感言〉《臺灣新民報》（1931.8.15）。

⁶ 黃煌雄，《蔣渭水傳——臺灣的孫中山》，（台北：時報文化，2003），頁191。

⁷ 〈舊臺灣民眾黨領袖／工友總聯盟的顧問／蔣渭水氏逝世／半生功績永留紀念／舉島同志哀異常〉，《臺灣新民報》第376號（1931.8.8）第四版。

⁸ 黃煌雄，《蔣渭水傳——臺灣的孫中山》，（台北：時報文化，2003），頁189。


 圖 1：臨終攝影⁹

由於「傷寒症」是法定傳染病，必須當日火化，要出台北醫院太平間時，恰好遇到大雨傾盆，整個送葬隊伍冒雨前進至火葬場。靈柩由工友肩挑、而送葬者隨後作蜿蜒長陣，行列有千餘名之多。下午6時30分舉行假（暫時）告別式，有各團體代表述說哀悼之辭，最後將火化後的遺骸安放至大安醫院的靈堂內。



圖 2：靈柩到三板橋葬儀堂前



圖 3：大安醫院內的靈堂

蔣渭水突然驟逝，又必須那麼快速火化，對已經不能接受其病逝的同志和親友們，內心更是痛苦。林世昌親眼看見大眾對蔣渭水逝世的難過，有以下的紀錄：

我為他一個窓友、縱知他二十年來的奮鬥而深得大眾之心服、但未嘗實見其狀況、及至這次親見送他往火葬時、在那樣大雨之中大家徒步冒雨而進的誠心。及在告別式述告別辭之時參會者大半崩泣。始感激其印在大眾腦中印象之深刻、使我大有意外之感。所以實在難怪這次不論知他的或不知

⁹ 本文圖 1 至圖 23，皆截取自台北市政府文化局，於西元 2005 年 12 月出版的〈「追念民主鬥士與文化先鋒-蔣渭水」台灣大眾葬葬儀紀錄片〉。

他的人，聞他之病莫不憂慮及至聞他之逝莫不悲傷。當此台灣解放運動繁忙之時、他之逝世可說關係莫大、當他逝世之時、我們回憶他所貢獻於台灣社會之大，一面永留紀念、一面希望後繼者繼其遺志、而為台灣社會效勞、則蔣君雖死、而其精神就不死了。¹⁰

蔣渭水送至火葬場時，行列中各個團體都以自己的團體旗為前導，後面跟隨著被雨淋得溼透的團員。在（假）告別式中，有地方自治聯盟、工友總聯盟、文協、農組、機械工會、勞働青年會、及其他各工友會的代表述追悼辭，幾乎已囊括當時台灣非武裝抗日，不論左派或右派的政治社會團體，因此新民報記者謂：

蔣君其死亦可瞑目歟？某君見此葬式曰、以此稱為「民眾葬」亦無不可！¹¹

蔣渭水病逝消息傳出後，《臺灣新民報》大幅報導，介紹蔣氏的經歷，刊登各界發表的追悼文章。林獻堂首先於 8 月 8 日《臺灣新民報》發表追悼文¹²，繼之為楊肇嘉¹³，同日尚有蔡培火、羅萬俔和邱明山的追悼文。蔣渭水的死讓同志們心痛，邱明山視他為死在戰場上的英雄¹⁴。此外尚有許多悼念蔣渭水的詩句，如集集的石錫烈、大甲吳閒雲，甚至是浙江的嚴鋤非……等，可見智識階級不分內外，同聲哀悼。

二、蔣渭水大眾葬

蔣渭水遺體火葬後，為了使葬儀進行順利，親友同志們組織了「蔣渭水大眾葬葬儀委員會」並進行工作的分配，地點為可容納 1500 名的永樂座¹⁵。當親友同志們看見 8 月 5 日參與送葬的團體和人數後，對於葬儀形式曾有過一番討論¹⁶。但是民眾黨於 2 月 18 日被解散後，北部幹部討論決定不再另起組織，將致力於

¹⁰ 林世昌，〈追憶蔣君〉，《臺灣新民報》（1931.8.15）。

¹¹ 〈島都瑣聞〉，《臺灣新民報》第三七六號（五）（1931.8.8）。

¹² 林獻堂，〈蔣君哀辭〉，《臺灣新民報》（1931.8.8）。

¹³ 楊肇嘉，〈悼渭水兄逝世〉，《臺灣新民報》（1931.8.8）。

¹⁴ 邱明山，〈悼同志蔣君渭水〉，《臺灣新民報》（1931.8.8）。

¹⁵ 〈地方通信：臺北：蔣氏告別式決定分擔準備〉，《臺灣新民報》第三七七號（1931.8.15）。

¹⁶ 〈舊黨所屬團體／失指導者／盧聯盟委員談〉，《漢文臺灣日日新報》（1931.8.7）夕（四）。

勞働者、農民、無產市民之組織工作，也就是觀照的面向要擴及普羅大眾，因此將舊民眾黨本部的民眾講座改稱為大眾講座¹⁷。8月23日的告別式，爲了表達蔣渭水的政治思想理念，因此將葬式名稱定爲「大眾葬」。

「大眾葬」的消息一傳出，並非所有團體都認同，無產階級的文協和農組，對此表達異議，認爲蔣渭水是小資產階級的民族主義者¹⁸，對無產大眾有何功績，頂多只是「聯盟葬」¹⁹。對於文協和農組的意見，舊民眾黨幹部回應，認爲這不但是對死者失禮，且含有故意以「大眾」自居的不良意圖，所以葬儀委員們不顧其他團體的反對，決定按照計畫舉行大眾葬。

關於「大眾葬」的舉行，台北州高等課北警察署高度關注，8月20日知道葬儀委員會已將蔣渭水遺言印刷千餘份，並附上蔣渭水的照片，打算配發至全島。北署高等係於是在同日的下午3時，召集舊民眾黨幹部到高等係（科）室，命令他們將遺言的部分抹除²⁰。舉行大眾葬前夕，各地送來的弔聯輓軸很多，每件都必須經過警察的檢查，許多因爲遭警方認爲不妥而被刪除²¹。

蔣渭水過逝的消息一傳開，全台各地陸陸續續的舉辦追悼會，來表達對故人的懷念和崇敬，大大小小的追悼會，以8月23日在台北大稻埕舉辦的大眾葬最具代表性和時代的意義。蔣渭水的大眾葬葬儀，於8月23日上午8時在台北永樂座舉行，尙未8時，整個大稻埕的市民已經在蔣渭水的大安醫院，和永樂座之間來來往往的忙碌著。上午7時，參加葬儀的葬儀委員會委員、舊民眾黨黨員、台灣工友總聯盟的會員、及從新竹、台中、台南、高雄、基隆、宜蘭、花蓮港…等各地的親友們，陸續的到蔣渭水的家宅，準備要將遺體由其宅護送到告別式場。

¹⁷ 〈舊黨消息如何？舊幹部決不再組織/本部改稱大眾講座〉，《臺灣新民報》第三五三號(三) (1931.2.28)。

¹⁸ 參見〈連溫卿對蔣渭水的看法〉，《臺灣政治運動史》(台北：稻鄉，1988)，頁235。

¹⁹ 〈文協農組／反對大眾葬／欲開演說會〉，《漢文臺灣日日新報》(1931.8.23)夕(四)。

²⁰ 〈召舊黨幹部／使抹消遺言〉，《漢文臺灣日日新報》(1931.8.23)夕(四)。

²¹ 〈餘錄〉，《臺灣新民報》第三七八號(1931.8.22)第十一版。



圖 4：永樂座前的道路兩旁



圖 5：永樂座告別式場

在永樂座的告別式方面，不論是式場內或式場外，已經擠滿了許多人。永樂座前的道路兩邊、已經排列著百餘枝的弔旂，與 85 對的花環，當天大稻埕的店家爲了蔣渭水的告別式，都停止做生意，視爲重要的事來哀悼。

上午 8 時，告別式場擠滿著會葬者，台下 1500 個座位早已坐滿，甚至走道上、旁邊的空隙，都站滿欲參加告別式的群眾，其數約有 2 千餘名之多。靈柩一到，式場內的 2 千餘名會葬者一同起立表示敬意，而其長男蔣松輝，在奏著悲哀的音樂中，捧著遺骸安置於台上之靈桌上，狀極莊重。8 時 30 分由主持人楊慶珍正式宣告開始，先後請遺族、葬儀委員及會葬者著席、接著由盧丙丁謹讀告別式詞。式詞讀完後，會葬者一同起立、對蔣氏默禱一分鐘，默禱完畢，由楊慶珍宣告遺言被禁止無法宣讀，接著由蔣渭水的長子蔣松輝繼續讀祭詞，讀得聲淚俱下，會葬者亦隨之嗚咽不已。



圖 6：會葬者隨之嗚咽拭淚



圖 7：各團體代表讀祭詞

接下來，參與告別式的代表準備宣讀弔詞，而在場臨監的警官要求檢閱弔詞，不得已即將全部弔詞 60 餘通，在式場內受其檢閱，其中被刪除的字句很多。首先由葬儀委員代表邱明山讀弔詞，卻遭到警官的制止，接著由工友總聯盟台北區代表白成枝、本部代表李友三、台南區代表梁加升、高雄區陳九、本社代表羅萬俤致詞。

再來由台灣借家人同盟市川、如水社根盛、霧峰林楷堂、台北醫師會謝唐山、台北維新會黃江連、台灣中華會館林揚川、大溪革新會黃師樵、台北勞働青年會曾得志、萬華勞働青年會蘇竹南、赤崁勞働青年會陳明來、大同促進會蔡玉麟、台南店員會吳世明、彰化同志代表許嘉種、虎尾楊克明、花蓮港林仲謨、基隆劉福來、萬華曾金水，輪到台中廖進平讀弔詞時又遭到中止。各團體代表先後讀弔詞，很快的時間已超過 10 時，卻還有尚未宣讀，但因時間的關係盡皆省略。

接著由張晴川披讀弔文弔電共 2 百餘通，有遠由東京、大連、上海、南京、廈門、廣東寄來者不少。各方弔電弔詞宣讀完畢後，由蔣渭水之弟蔣渭川向會葬者述謝辭。最後司儀宣告弔歌被禁止不能唱，於是會葬者一同起立，向蔣氏遺骸行三鞠躬禮後結束，此時已是上午 10 時 30 分，會葬者退場參加葬儀行列。



圖 8：張晴川讀各方弔文弔電

遊行預定路線由位於迪化街一段的永樂座往北出發，來到民生西路右轉由民生西路向東走，再轉進太平町（延平北路）經過大安醫院、文化書局，向南走到長安西路後轉進天水路，送葬行列刻意安排，行經民眾黨本部，來到圓環北走進



圖 10：大眾葬之前導靈旂



圖 11：各團體的弔旗



圖 12：各團體之花環



圖 13：靈柩經過民眾黨本部



圖 14：主動參與的民眾



圖 15：隊伍通過明治橋



圖 16：往大直山



圖 17：向遺骸默禱

三、從「民眾」到「大眾」

蔣渭水於 1921 年組織了台灣文化協會，目的在求台灣文化的提升，喚醒台灣人受壓迫的意識，因此文化協會的目的是一種啓蒙運動，其目的在於改善台灣人的文化，使之能夠享有民族的平等待遇²³。1923 年開始在各地舉行定期與不定期的文化演講，而文化演講因「治警事件」的刺激而愈趨高潮。1925 年至 1926 年間，台灣文化協會所辦的文化演講，全年達到 3 百多場次，聽眾更超出 11 萬人以上²⁴。

1924 年 9 月 25 日，蔣渭水在台北萬華勵學會講演「英國勞動黨史」。當局以會場過於狹隘，有礙交通，9 月 23 日起，連 3 夜不待辯士講演，於開會辭未講完即令解散，但是 5、6 百名聽眾仍然擠滿於大路上，鼓掌歡迎辯士，蔣渭水認為這是萬華同胞的精神復興氣象²⁵。在同胞精神復興的鼓舞之下，蔣渭水更加積極充實知識理論基礎，因此在短短 10 幾年，蔣渭水思想有了很大的轉變。

1920 年代政治社會運動家中，蔣渭水是政治思想變化最大的其中一人，其政治思想的轉變可簡單的分成民族運動、全民運動和階級運動併行、階級鬥爭三階段。

（一）民族運動時期

由醫學校至文化協會分裂以前，是蔣渭水的思想奠基期。蔣渭水從小就接觸各式各樣的人，看到社會勞苦大眾的辛苦和種種社會問題²⁶，促使他積極的觀察研究社會問題，欲謀解決之道。蔣渭水探究出台灣的社會問題，皆源於日本帝國主義資本家的壓迫和榨取，由此形成了他從事台灣民族運動的藍圖。這個以土地為認同的台灣人意識，不僅是所有自文化協會以來，台灣民族運動的訴求目標，也是蔣渭水從事台灣民族運動的動機——關懷台灣人的悲慘處境。在台灣人意識

²³ 蔣渭水，〈我的主張〉，收錄於《台灣總督府警察沿革誌》甲卷，譯文轉載自林書揚譯《台灣社會運動史》第二冊，頁 128-132。

²⁴ 黃煌雄，《蔣渭水傳——臺灣的孫中山》，（台北市：時報文化，2006），頁 65-66。

²⁵ 〈勵學會繼續講演被解散〉《台灣民報》第二卷第廿一號（1924.10.21）。

²⁶ 蔣渭水，〈北署遊記一二鱸鰻先生〉《台灣民報》第一八六號（1927.12.11）。

下，從事民族運動，關心台灣人處境，求同胞的解放²⁷。

（二）全民運動與階級運動併行

1927 年文協分裂引起相當大的激盪，各種思想中以「民族主義」與「階級鬥爭」為兩大主流。在這場論戰中，他找到台灣民族運動的路線²⁸，他認為農民組合的簡吉的腦筋中，仍是潛在著「民族膜」、「民族性」，所以是脫不得出民族主義的範圍的²⁹。蔣渭水辯明了台灣民族解放運動不適合採行階級鬥爭，而應厲行民族主義運動³⁰。

台灣民眾黨初成立半年確立指導原則，即「全民運動」和「階級運動」併行。因此 1 月 22 日蔣渭水提出「民眾黨、文協、農組統一共同戰線」的看法，認為台灣人，不論資產或無產階級的都是受壓迫³¹。由於民眾黨制訂「黨對階級問題的態度」是要「扶助農工團體之發達」，基於此指導原理，民眾黨於 1928 年 2 月 19 日創設台灣工友總聯盟。該聯盟延聘蔣渭水、謝春木、蔡式穀…等為顧問，而實際上則由其「產婆」蔣渭水所指導。因此工人運動受民眾黨影響而行「全民運動」和「階級運動」，乃是合理的發展³²。

然而工友總聯盟一經成立並培養實力後，轉而積極影響民眾黨，「階級運動」漸成為主要勢力，甚至影響全民運動，使得「全民運動」和「階級運動」併行的原則，逐漸趨向著眼於農工階級利益，並力求解放。1928 年 7 月 15 日民眾黨第二次黨員大會雖是台中支部和台北本部之爭，實是資產勢力與群眾勢力之爭，台

²⁷ 台灣人意識的形成一八九五年，日本治台後，立即設置台灣總督，將台灣全島及其離島置於其統治，並稱島民為「台灣人」或「本島人」，而對日本人，島民也自稱為台灣人。此種行政措施，促成島民一種以土地為認同對象的生活共同體的觀念。而逐漸形成 1920 年「台灣人意識」。一九一一年以後，日本台灣局開始一連串的經濟建設。全島公路鐵路網的完成，全島經濟共同體的形成以及輕工業化和都市化，在在觸發了全島人口流動，而泯滅了各族群之間的差異和間隙，自然強化了以上，以土地為認同對象的共同體的觀念。請參見簡炯仁，《台灣民眾黨》，頁 112。

²⁸ 簡炯仁，《台灣民眾黨》，（台北：稻鄉，1991），頁 112。

²⁹ 蔣渭水，〈對台灣農民組合聲明書的聲明〉《台灣民報》第一六一號（1927.6.12）。

³⁰ 簡炯仁，《台灣民眾黨》，（台北：稻鄉，1991），頁 86。

³¹ 蔣渭水，〈須要統一共同戰線——民眾黨、文協、農組的合作如何？〉，《台灣民報》第一九二號（1928.1.22）。

³² 簡炯仁，《台灣民眾黨》（台北：稻鄉，1991），頁 153。

中支部控制了民眾黨大半的財源³³，而蔣渭水卻擁有勢力龐大的工友總聯盟的群眾基礎。讓蔣渭水體認到工友總聯盟在民眾黨上的意義，更燃起了蔣渭水對階級運動的狂熱。他除了更加堅決推動勞工團體，又積極支持農民、青年團體³⁴。

（三）階級鬥爭時期

1930 年 8 月 17 日地方自治聯盟成立。台灣民眾黨內的「那些墮落的指導者……被篩落出去了」，於是其黨內所剩下的，是清一色的無產者，如「農民、勞動者、無產市民及被壓迫大眾」。此時蔣渭水認為時機已成熟了，於 1930 年 12 月 27、28 日的中常委會上，提出修改綱領、政策及黨則的理由書：

……一九三〇年的台灣就出現了米價暴落、農業恐慌、工資低降、失業增加、農村疲敝、嘉南大圳的農民土地競買、中小地主的沒落不景氣的深刻化、都市稅金滯納的差押、中小商工業者的倒閉、廣泛民眾的貧窮化、警察彈壓力的加增擴大、言論出版的嚴格封鎖，這樣的情勢是會使一般大眾生起反帝國主義的念頭。被壓迫民眾的勝利，就是在將這些反帝國主義的民眾糾合組織起來，採取共同戰線。主觀的條件，因前述的客觀的情勢的變化，島內大眾的生活鬥爭的意識，已很強烈起來了，黨內一些的資產階級和反動的智識份子也已逃避退卻了，這是表現著本黨鬥爭的進展，自然會生出落伍者的必然淘汰過程。³⁵

1930 年中常委提出的綱領、政策和黨則，台灣民眾黨業已改組為無產大眾政黨了。該黨已成為「階級鬥爭包民族膜」的政黨。蔣渭水於該黨中央執行委員會答辯所說的：「目前的時代已不再依賴資本家，而階級鬥爭之必要性，亦無須吾人再予喋喋；可是，吾人處於台灣之現狀，不以民族運動附加階級運動，而（解放）欲見運動之成功，實屬不可能之事。」此已脫離了解放運動的第一階段，組

³³ 台中向為全島首富之區，此地多富豪地主，且該地主士紳皆為知書達之士，他們在台灣變色之後，由於社會變革，致使其心理殊難自我調整，頗富民族意識，此乃日治時台灣民族運動皆發端於台中士紳之首倡之因。加上務農致富，在觀念上較趨保守，而主溫和手段，這點風格與暴發戶的市出之徒的台北人，在性格上較為激進，可塑性亦大者不同。見簡炯仁，《台灣民眾黨》，頁 206。

³⁴ 簡炯仁，《台灣民眾黨》（台北：稻鄉，1991），頁 97-98。

³⁵ 〈台灣民眾黨第四次全島黨員大會——綱領政策黨則修改試案提出理由〉《臺灣新民報》第三四六號（三）（1931.1.11）。

合主義時代，而進入政治與經濟並行的第二階段了。後來民眾黨毅然於第四次黨員大會上斷行修改其綱領，對內「致力於吸收全島鬥爭份子，齊集於民眾黨的旗幟下，整理陣容，以造就台灣大眾政黨、統一戰線」，對外「致力於聯絡世界無產階級與殖民地民眾，參加國際解放陣線」。

從「民眾」到「大眾」，其實代表蔣渭水的政治思想，從「以農工階級為中心勢力的民族運動」，亦即全民運動與階級運動併行，而終於民族運動附加於階級運動的「階級鬥爭」，是思想的左傾。但其對台灣民族主義之篤行始終一貫，終其一生站在「無產者」的立場上為農工階級奮鬥，甚至在遺囑上預期「無產者勝利在即」，可知此時期的蔣渭水是以「無產者」自居³⁶。

蔣渭水領導的民眾黨逐漸由右翼走向左翼路線，有其時代的背景。自 1927 年金融恐慌以來，造成慢性不景氣的波浪。1928 年以後，全球經濟逐漸不景氣，台灣受到波及，面臨米價下跌、工資滑落、中小資產階級倒閉，失業率上升……等社會問題。1929 年景氣持續惡化，導致 10 月 29 日美國紐約華爾街股市重挫，引發全球性的經濟大蕭條，西方資本主義這一情勢的轉變，使得資本主義國家紛紛面臨經濟不景氣的打擊與政治動盪，而激勵了社會主義信仰者的信心與運動能量。

社會主義者認為，資本主義制度已發展至最末階段，即將面臨崩潰。左翼運動團體都傾向採取更激進的革命路線，以迎接社會主義時代的來臨。殖民地台灣的知識份子無可避免地受這股思潮的影響，而更積極對殖民政府展開對抗行動。

歐洲大戰以後，經濟起反動，以致舉世日趨不況了，尤其更逢濱口內閣採用緊縮方針，解禁正金輸入後，經濟的不況終逾於極端。在此時候各種的工場，不得不操短與閉鎖，失業者的洪水滔滔襲來，結局有物賣不得出，物價廉也沒錢可買，萬人叫苦連天，這樣的慘狀，雖是世界共同，但以被榨取地位的台灣為尤甚了。³⁷

³⁶ 蔣渭水，〈北港溪底的奇遇〉，《台灣民報》第二〇三號（1928.4.8）。

³⁷ 〈赤炭流彈〉，《臺灣新民報》第三四六號（三）（1931.1.10）。

從民眾黨第三次黨員大會宣言中，清楚分析世界的情勢、日本的情勢和今後的方針，認為和資本主義作最後的決戰已經到來，世界無產階級和殖民地民眾必須緊密聯繫，才能達到無產階級專政，所以民眾黨必須修改綱領政策和黨則。

歐洲大戰以還，號稱金城鐵壁的帝國主義的基礎，已發生巨大的裂痕與動搖，究其原因，厥為帝國主義自身之矛盾，及與蘇聯之對立，殖民地民眾之覺醒，與帝主義國內之矛盾。……一九二七年金融恐慌以來，慢性不景氣風波，日益洶湧，工廠的關門，農村土地糾紛之頻發，中小企業之倒閉，失業者之增加情形愈為嚴重。但因勞動大眾戰線不能統一，致使不得不採取守勢。……吾人綜觀世界日本及台灣之情勢，帝國主義國家間及帝國主義國內之矛盾，日益擴大顯著，其基礎已經發生動搖，其崩潰定不會遠，世界一切無產階級及殖民地民眾互相聯絡，共同鬥爭已成為其致命打擊。……今後，世界無產階級及殖民地民眾，對內必須堅固其陣營，對外必須緊密其聯繫、益加努力奮鬥，勇猛進攻，與資本主義作最後的決戰。³⁸

蔣渭水主導民眾綱領政策黨則的修改，不辭辛勞到各支部一一說明其理念，果於 1931 年 2 月 18 日第四次全島黨員大會修改成功，正要強力為民眾利益而奮鬥的當下，卻也同時遭到日本當局的禁止，接著各左派團體也陸續的受到打壓。

所謂「民眾」是指全體民眾，不分階級的全體台灣人，所以「民眾黨」是不分階級，以農工階級為中心勢力，進行全民運動的團體。

照黨名的字義本黨固然是民眾的黨，本黨的基礎是要建設在民眾。民眾的主要成份是農工階級，所以本黨以農工階級為中心勢力的全民運動。以此才能防止腐化反動，才能保持中庸，順應時代潮流之趨向。³⁹

所謂「大眾」是指無產大眾或勞動大眾，也就是只指無產階級。

文化協會的宗旨是在促進實現大眾文化，大眾當然是指明無產大眾或勞動大眾而言。由此可證明文協的社會運動，是無產階級的大眾文化運動了。⁴⁰

³⁸ 簡炯仁，《台灣民眾黨》（台北：稻鄉，1991），頁 100-107。

³⁹ 蔣渭水，〈台灣民眾黨的特質〉，《台灣民報》第 231 號（1928.10.21）。

⁴⁰ 蔣渭水，〈須要統一共同戰線——民眾黨、文協、農組的合作如何？〉，《台灣民報》第一九二號（1928.1.22）。

蔣渭水過逝後，其親友同志爲他舉行盛大的「大眾葬」儀式，照理蔣渭水生前傾注最大心力在民眾黨，其親友同志大多爲民眾黨舊黨員，應舉行「民眾葬」，爲何捨「民眾」而就「大眾」，其實這代表其政治思想的轉變。

四、社會氛圍與組織

民眾黨被禁止後，全台各地莫不關心北部幹部的動態，蔣渭水的答辯皆爲「不擬重組新黨」。認爲今後的方針是定無再組織像空骸政黨的必要，無益於大眾。根據正確理論、在現階段的運動方針，須用全力組織訓練農工大眾、推動農工大眾之進出、養成堅固有力的農工同盟，造就解放的基礎部隊。這才是正確的方針，……對勞動者農民無產市民及青年婦女方面、將灌全力去做組織和訓練的基礎工作⁴¹。將舊本部的民眾講座改稱爲大眾講座，每月由工友總聯盟、維新會、勞動青年會主辦演講會⁴²。

民眾黨欲以三角組織方法，即勞動者組織工友會，農民組織農民協會，無產市民及一切被壓迫民眾組織平民同盟。三大組織聯合起來，做爲解放運動的前鋒。世界性的不景氣，並不因民眾黨被禁而有任何改變，民眾反而缺乏一個，爲無產階級發聲的政治團體而更苦。

從 1931 年世界的經濟狀況不佳，台灣所受打擊不少，主要農產物的米、茶、芭樂、鳳梨的價格崩落影響很大。上半年輸出入額總值看來，皆報減少去年度的三分之一⁴³，可知大眾生活困苦，應要有救濟的方式，以減輕大眾的負擔。民眾黨被禁後，政治社會不安卻缺乏一個有力團體，對日政當局提出意見，只剩三大組織聯合起來，做爲解放運動的前鋒，各地組織偏向於地方性，只對街庄市政提

⁴¹〈眾目睽睽的解散後之民眾黨——注力三角組織北部意見一致〉，《臺灣新民報》第三五三號（三）（1931.2.28）。

⁴²〈舊黨消息近如何？——舊幹部決不再組織本部改稱大眾講座〉，《臺灣新民報》第三五三號（三）（1931.2.28）。

⁴³〈本年上半年的臺灣對外貿易不況——受著不景氣打擊下半年難樂觀〉，《臺灣新民報》第三五三號（六）（1931.7.18）。

出意見，格局小影響力有限，因此更引起大眾對重新組黨的渴望⁴⁴。

1931 年 8 月 23 日大稻埕舉行蔣渭水大眾葬儀，各地民眾黨舊幹部、工友總聯盟，和各青年勞動團體齊聚台北，大眾期待重新組黨的聲音再度躍上台面⁴⁵。大眾期望有一個為台灣人發聲的團體，這個團體是要有功能性，能替台灣人爭點氣。對幹部而言，組織綱領、指導原理或許很重要，但對大眾而言，只要能替他們爭口氣、能替他們發出心聲才是最重要，從以上社論中，可清楚看出一般大眾的期待。

民眾黨被禁後，台北幹部決定不再重新組織，而主張解消。於是解消派的分子紛紛加入階級運動，參加工友總聯盟及其他團體，投入大眾陣營、投入鬥爭。民眾黨於 2 月 18 日被禁止，到蔣渭水 8 月 5 日過逝的五個多月間，民眾黨台北幹部較密切參與的團體如下：

（一）工友總聯盟

民眾黨被禁後，舊黨員皆稱不再組黨，因此為友誼團體的工友總聯盟的動態，即備受矚目。工友總聯盟於 3 月 15 日在該聯盟本部召開常置委員會。決議於 4 月 3 日集全島中央執行委員會，支持各工友團體，成為民眾黨被禁後，推動全島勞動運動最重要的機關，許多舊民眾黨黨員如：謝春木、廖進平、李友三、白成枝……等，皆為工友總聯盟重要的幹部。8 月 23 日的大眾葬中，有數百名的護衛工友總聯盟的會員維持秩序，並一路護送蔣渭水的靈柩到大直山上，此團體對蔣渭水的敬佩之心可謂深矣！

⁴⁴ 〈尊意若何？〉，《臺灣新民報》第三六三號（二）（1931.5.9）。

⁴⁵ 〈社說：如何再組織／臺灣人政黨〉，《臺灣新民報》第三七九號（1931.8.29）。



圖 18:台灣工友總聯盟弔旗



圖 19:台灣台北維新會弔旗

（二）台北維新會

以民眾黨為母會的台北維新會，大力提倡破除迷信、革新陋習，反對焚燒金紙銀紙，反對大肆鋪張的普渡。從反對保生大帝祭典，到反對大稻埕迎城隍的活動⁴⁶，並於 1931 年 4 月和 6 月都有舉辦大講演會，致力喚醒台灣民眾。蔣渭水是行動派的革命家，以身作則，破除迷信、改革陋俗，民眾黨禁止後，台北維新會是蔣渭水從事社會改革運動最重要的團體，因此在蔣渭水大眾葬葬儀上扮演著重要的地位。

（三）台北總商會

在大安醫院的靈堂上，裝置一對醒目的花環即「台北總商會」，蔣渭水為台北總商會的理事⁴⁷。在永樂座的告別式上也有一幅弔旂為「神農式大藥房」致敬，此藥房位於大稻埕永樂町，代理各式成藥，從其刊登於新民報的廣告量，應為當地重要商家之一。以蔣渭水早期兼營商業的背景，和大眾葬當日大稻埕商家為其暫停營業，可知其和附近商家保持密切關係。

⁴⁶ 《自覺的年代——台灣民眾黨紀念特展專輯》（台北：台北市文化局，2003），頁 68。

⁴⁷ 《臺灣新民報》第三六六號（一三）（1931.5.30）。



圖 20:台北總商會致祭一對花環



圖 21:圖中弔旂爲神農氏大藥房致祭

(四) 台北魚類小賣人協會

台北魚類小賣人協會自成立以來，積極爭取小賣人獨立的仲賣機關的設置，運動有成，1931 年 4 月 8 日協會自市役所新領出的仲賣牌二個，於 4 月 9 日起能夠正式使用開辦，於是爭取半年多的魚類小賣人對仲賣人的難題，始獲得圓滿的解決⁴⁸。協會於 3 月 25 開臨時股東會，一直站在指導位置的顧問蔣渭水，特意到場致辭⁴⁹。台北魚類小賣人協會亦參加蔣渭水大眾葬儀，表示對其一生奉獻精神的敬意。

(五) 文山勞働青年會

景尾文山勞働青年會，一直對台北新店間的自動車賃減價問題頻作交涉，並請工友總聯盟支援，積極向大新會社交涉降價。1931 年 3 月 29 日派李友三、高萬寶、李金俊交涉有成，車賃降價成功，其中李友三爲前民眾黨的中央委員，當時工友總聯盟的總務部主任⁵⁰。因此文山勞働青年會，於大眾葬時特地準備蔣渭水的大幅遺像，和蔣渭水關係密切。

⁴⁸ 〈魚協大會準備開辦〉《臺灣新民報》，第三五九號（八）（1931.4.11）。

⁴⁹ 〈臺北賣魚協會臨時股東會議〉《臺灣新民報》，第三五八號（八）（1931.4.4）。

⁵⁰ 〈文山勞働青年要求大新自動車降價〉《臺灣新民報》，第三五八號（三）（1931.4.4）。



圖 22:文山勞動青年會準備的遺像



圖 23:圖中的花環為魚類小賣人協會致祭

民眾黨被禁止，台灣社會譁然，各大報紙皆以顯著的標題和篇幅報導，台灣民眾各團體莫不驚訝憤慨，反應非常激烈，遭受了這樣的彈壓只能忍苦受痛，等待機會另組政黨。蔣渭水在台灣社會成為知名的政治社會運動家，除了其無私的為大眾奉獻外，和警察的彈壓多少有直接間接的關連。

1923 年蔣渭水因歡迎日本太子所持旗子被日警檢束，成為「我台人為公事受拘引」的第一人⁵¹。1924、1925 年因治警事件兩次入獄，成為裁判長堀田真猿所謂的「台灣人心目中的英雄」。1927 年由於日政當局的干預，民眾黨成立大會，為蔣渭水參加問題，引起軒然大波，「蔣渭水參加問題」卻反塑造蔣渭水在民眾黨中「靈魂人物」地位。由於一再刁蠻阻撓蔣渭水的參加，無異確定了其在民族運動的主宰地位⁵²。1931 年民眾黨被禁止，當局非常緊張這些舊幹部會有什麼動作，紛紛派員警跟蹤、監視，尤以對蔣渭水的監視更為嚴密，特派 3、4 名警吏跟隨他⁵³。

蔣渭水頻遭官憲的壓迫，其實也就代表著台灣人長期所受到的遭遇，民眾黨被禁止，台灣大眾悲憤萬分卻無可奈何，只好藉著一些合法的集會場合，表達不滿的情緒。1931 年 2 月 26 日，民眾黨高雄支部特地舉行「解散式」，晚上再召集開解散式的宴會，宴會中商討解散後要如何對付，並且朗讀蔣渭水、陳其昌數

⁵¹ 《重現台灣史第 94 冊——蔣渭水》（台北：少年台灣雜誌社：2005.3），頁 23。

⁵² 簡炯仁，《台灣民眾黨》，頁 179、205。

⁵³ 〈禁止民眾黨後當局猶起恐慌〉《臺灣新民報》，第三五三號（八）（1931.2.28）。

人的意見書，觀望情勢等待時機。舊黨員們爲了顯示團結，暫時組織民眾同盟⁵⁴。

民眾黨被禁後，台北幹部決定將舊本部的民眾講座改爲「大眾講座」，每月由工友總聯盟、維新會、勞働青年會辦講演會，並且利用這個場地，創立自由俱樂部，設置乒乓台做爲各團體的娛樂交誼場所⁵⁵。1931 年 3 月 2 日首先於下午七時，在大稻埕大眾講座舉辦紀念講演會，講演者爲蔣渭水、黃江連、蘇竹南、曾得志、張晴川、陳其昌、李友三、許胡……等。隔二日 3 月 4 日同一批講演者又於艋舺大眾講座講演。因不滿民眾黨被禁，兩夜的聽眾特別多⁵⁶。

3 月 13 日汐止接著辦大眾講座紀念講演會，講演者爲黃江連、曾得志、蔣渭水、張晴川、陳其昌當夜的聽眾也很多，異常的盛況。3 月 15 日宜蘭的舊民眾黨幹部，也舉辦大眾講座紀念大講演會，盛況空前⁵⁷。蔣渭水大眾葬葬儀參加者高達五千人，除了蔣渭水生前積極參與的階級運動團體外，許多民眾自發性的參與，其實是對日本當局高度不滿，也是以台灣人意識爲基礎，抗議日本當局的壓迫和榨取的具體表現。蔣渭水過逝後，各地陸續爲他舉辦追悼會，然而任何的追悼會都有警察臨監，甚至起衝突⁵⁸，由於警察的壓迫，更激起弱小民族的悲憤，轉而更加懷念一生奮鬥欲解放台灣人的蔣渭水。

五、結語

蔣渭水是 1920 年代台灣政治社會運動上，最重要的兩個團體「文化協會」和「民眾黨」的靈魂人物。其無時無刻不爲台灣同胞尋找出路，終其一生站在最受壓迫的階級上，帶領台灣人對抗日本總督當局。從蔣渭水的葬禮可以看出幾乎動員了當時全島的無產階級團體，然而因爲「大眾」之名，卻讓資產階級不便參與，而在各地自行舉辦追悼會。從名稱之爭可看出當時政治社會運動之間的矛盾。

⁵⁴ 〈民眾黨禁止後高雄支部行解散式〉，《臺灣新民報》，第三五四號（二）（1931.3.7）。

⁵⁵ 〈舊黨消息近如何？——舊幹部決不再組織本部改稱大眾講座〉，《臺灣新民報》第三五三號（三）（1931.2.28）。

⁵⁶ 〈禁止民眾黨後當局猶起恐慌〉，《臺灣新民報》，第三五三號（1931.2.28）第八版。

⁵⁷ 〈地方通信：宜蘭：開大眾講座紀念講演會〉，《臺灣新民報》，第三五六號（1931.3.21）第八版。

⁵⁸ 〈豐原：故蔣氏追悼會〉，《臺灣新民報》，第三七九號（1931.8.29）第八版。

蔣渭水思想的轉折，和 1920 年代的台灣非武裝抗日，「民族運動」和「階級鬥爭」的路線之爭緊密相連。從文化協會以文化提升，到民眾黨從事政治社會運動，由兩個團體的轉變呈現出台灣人非武裝抗日路線的軌跡。

蔣渭水的大眾葬，呈現出不同於傳統的喪禮方式，舉辦喪禮的過程警方嚴密的監控，甚至是出面大肆干預，從過程中看出警方以統治者高高在上的地位，臨監刪改弔詞，也就是所有活動的主控權全操於警方，呈現統治者和被統治者之間的關係。

喪禮動員了當時台灣社會廣大的無產階級，從參與的團體、組成的分子，和動員的方式，可以看出當時某一面向的台灣社會。蔣渭水受到台灣人的尊敬是無可否認，但更重要在於殖民者與被殖民者之間的緊張關係，和台灣人的政治社會運動正如火如荼的展開。蔣渭水正位於某一運動光譜中的重要位置，且適值世界潮流變化快速，左派團體連結外援欲大力開展，而他卻英年早逝。台北空前的大眾葬即反應了台灣當時的社會現象。

參考資料

專書

王詩琅譯，張炎憲、翁佳音編，《臺灣社會運動史——文化運動》（台北：稻鄉出版社，1988）。

林秀容，〈日治時期的醫師與台灣醫學人文——以蔣渭水、賴和、吳新榮為例〉（台北醫學院醫學研究碩士論文，2000）。

張炎憲、李筱峰、戴寶村主編，《臺灣史論文精選》（台北市：玉山社出版，1996）。

連溫卿著，張炎憲、翁佳音編校，《臺灣政治運動史》（台北：稻鄉出版社，1988）。

黃煌雄，《蔣渭水傳——臺灣的孫中山》（台北市：時報文化，2006）。

蔡培火、陳逢源、林柏壽、吳三連、葉榮鐘：《台灣民族運動史》（台北市：自立晚報，1987）。

蔣朝根，《自覺的年代——台灣民眾黨紀念特展專輯》（台北市文化局，2003）。

蔣渭水著，王曉波編，《蔣渭水全集》（海峽學術出版社，2005.06）。

蕭欣慈，〈光點——蔣渭水研究(1921-1931)〉（靜宜大學中文研究所碩士論文，2004）。

簡炯仁，《台灣民眾黨》（台北：稻鄉，1991）。

《重現台灣史第 94 冊——蔣渭水》（台北：少年台灣雜誌社：2005.03）。

其他

台灣海外網：台灣文化協會，<http://www.taiwanus.net/history/4/68.htm>

〈「追念民主鬥士與文化先鋒-蔣渭水」台灣大眾葬儀紀錄片〉（台北：台北市政府文化局，2005.12）。